

谈谈重视“野人”的考察与研究

王 善 才

近几年来，在湖北省西北部的原始森林神农架一带，不断传出有“野人”活动的消息。从1974年以来，有关部门先后组织过几次考察，在一些报刊杂志上也发表过一些有关揭开“野人”之谜的文章和报道，并已引起社会公众和科学界的很大兴趣和重视。同时，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今“野人”之谜仍未揭开。因此，人们常议论纷纷，看法不一，甚至在参加过“野人”考察的科技人员中也有争论。我曾是积极要求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和力量对鄂西北神农架“野人”进行科学考察的发起人之一和较早进行现场考察的参加者。现就据自己所知情况和认识，来谈谈重视“野人”的考察和研究的问题。

首先，根据近几年来对神农架一带“野人”活动情况的考察和访问，结合查阅古文献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特别是《郧阳志》和《房县志》等一些地方志书对这一带情况的有关记载，在我看来，鄂西北的神农架及其附近一带地方，确实会生存有一种介于人猿之间的生物，也就是当地群众所称的“野人”。为什么？请看如下一些情况和事实。

第一、在神农架林区，以及附近的房县、竹山、竹溪、兴山和四川省的巫溪等地方，无论是过去还是近几年来，反映看见过“野人”的人比较多，而不是少数人，更不是个别人。据调查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三百余人看见过，次数多达百次以上。在

这些发现者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有农民，有老师，有学生，有党员和团员，有群众和干部，而且还有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干部。除极少数是夜间看到的以外，绝大多数都在白天见到。有一人单独见到，有二、三人同时见到，也有多至六、七人甚至十多人以上同时见到的。其距离有较远的，也有很近的，甚至有与“野人”突然相遇而发生搏斗的，还有夺棍、夺枪以及被“野人”打了脸和踩了脚的。如房县桥上公社清溪沟大队副队长殷洪发，1974年5月1日上午在“青龙寨”山坡上砍葛藤时突然与“野人”相遇，就发生了搏斗，他用镰刀狠狠砍了“野人”一刀就往山下奔跑^①。又如房县回龙公社十九大队耕牛饲养员朱国强，1974年6月16日上午他放牛到大垭附近，累了，靠路边休息打瞌睡，醒来睁眼一看吓一跳，因有一个“野人”站在他的面前，于是他端起土枪对着它，结果被它反手抓住枪头，接着又用正手抓住。他用力拉，拉不动，用力推，也推不动。于是他放了一枪，但未打中它，只见它把嘴张得很大，脸色变得很难看，露出口象人一样整齐但要宽大的黄牙。他当时心慌，非常紧张，喊人也喊不到，他又用力猛一推枪，终于把它推倒，但它仍死死抓住土枪不放，而且还把他带倒。他爬起来，它也爬起来，还是不丢枪。后因一头平时好顶人的烈性黑牛靠拢并向它顶去，它才丢枪。朱国强趁机往山下奔跑回家，队长另派人员打着锣上山找牛^②。再如房县桥上公社鱼鳃大队一队社员曾宪国，1976年1月29日到山上割榆树皮，忽然看到距离两丈远的前面有一个约一米九高的红毛长头发直立行走的“野人”向他走过来，很快走到他面前打了他的脸，他吓得昏过去，跌倒在地，醒后回家昏睡了三天说不出话来，第四天经医治恢复后才向家里人说明了情况。此外，还有与神农架林区相连的兴山县榛子公社龙口大队一队饲养员甘明之，197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上山打猪草，在一处灌木丛旁突然碰上一个高大的“巨人”，浑身是毛，好不吓人！他一面连喊几声“救命”！一面用棍子对着那家伙。当他把棍子刚举起来就被它抓住了。

与此同时，还被它踩住了左脚。甘这时心里发慌，吓得不知所措，而“野人”却眯着眼睛笑开了。过了一会，甘感觉左脚有些松动，于是就慢慢地往回收，摆脱它的威胁，朝侧面退了一步，随即撒腿就跑，用尽全身气力，一股劲地跑出好几里，回到村头已浑身无力，只好随地坐下，同时挥汗如雨，全身湿透。后来人们见到他，问他怎么搞的，可他就是回答不出。人们把他搀扶回家，一连服了几付中药，休息半月之后，才能开口说话。对于这些目击者和搏斗者，我们经过访问，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情况，那就是被访者回答我们的问话，一般都没有什么前后矛盾或推翻过自己所反映的情况的。有的甚至被我们询问多次，也仍然坚持说是没有看错。这只能说明群众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

第二、从近几年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相隔很远而又互不相识的那么多人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所谓“野人”的形态都基本相同或相似，而且确有一些接近于人而又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特征：

1. 样子基本象人，会两足直立行走，受惊后爬陡坡时也能用四肢行走；
2. 体型比猩猩高大，也比一般人的个子为大。现代猩猩的身高，一般在一米三到一米四左右，而这种“野人”的身高，一般在一米九左右，也有高到二米左右或二米以上的，也就是目击者所说的六七尺、七八尺和八九尺的高度。“野人”的腿较长，大腿粗，小腿细，走起来步子很大。上肢比腿稍短，手指长，指甲弯，大拇指和其余四指分开，抓握力量大。浑身是毛（但脸部和手掌基本无毛），披头散发，多红色、棕红色，也有白麻色、红黄色和黑色的；
3. 头比人头大，脸型一般较长，上宽下窄，嘴大，略向前突出。眉脊也较突出，鼻的位置比人高些。眼睛象人，无反光。牙齿排列像人的，但比人的宽大，没有某些动物所具有的那种用于防御和攻击的锐利獠牙（即犬齿）。雌性乳房显著，雄性生殖器较大，但都自然下垂。“野人”与猴不同，屁股上没有尾巴；
4. 多单独活动，有时一母一子或一雌一雄在一起活动，也有极个别人见到三个在一起活动的。活动时一般未见手上拿棍棒等东西；
- 5.

受惊后，多会发出“啊！啊！”、“哇！哇”、“鸡啦！”、“呜——咳！”和“呜——呼！”等的叫声。高兴时，也会发出“喝、喝”、“呵呵呵”和“嘿嘿嘿”等的笑声。根据这些特征看，显然与人有些相近，但又毕竟有些不同。与化石的巨猿和南猿相比，则有许多相似。至于同猩猩、猴子以及其它动物相比，则区别很大^③。有些发现者过去曾是猎手，说他们过去打猎多年，各种动物见得很多，但从未见过这种模样的生物，所以便根据其体质形态的特点称它为“野人”。

第三、经过访问和考察，在神农架林区及其附近一带地方还先后采集到不少据认为是“野人”的毛发、脚印和粪便。其中毛发有一百多根，是以前未曾见过的。经北京有关科研单位通过压模制片和组织切片进行多次镜检观察和分析的结果，认为无论是表面花纹还是髓腔的形态和细胞的结构，均不同于熊、羊之类的毛，也不同于金丝猴和猩猩的毛。另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生化组的同志，对认为是“野人”的大红毛也进行了褪色试验。但经两个月的化学褪色也未褪下来，仍为大红色。这也说明这种大红毛确实是天然大红色，而不是人工染的色。从而也提供了证明鄂西北神农架及其附近地区有“野人”存在的可能性^④。关于脚印，群众反映看到不少，考察队也多次见到。到目前为止，总计一共发现一千多个脚印，并将其中一部分脚印照了相，浇注了少量石膏模型。从脚印看，其特征是：大脚板，一尺多长，最长的可达40多公分，一般是前宽后窄，没有足弓或很难看出足弓。脚印前宽10-12公分，后宽6-7公分，四个脚趾并拢，大拇指分开，并比其它脚趾要粗些，一般粗3-5公分。从一前一后两脚印之间的步幅看，跨步一般较大，有的可大到三、四尺或四、五尺（即一米到一米五左右）。至于粪便，不但群众有发现，考察队也采集到实物标本，其形状大小和粗细象人粪，直径一般为2-2.5公分，但内含成分与人粪有差异。因其中明显可以看出有野生的马别子果、单杨泡、桑椹果、野栗皮和嫩树枝的尖叶等残渣，甚

至还有一些昆虫的蛹皮。这也说明“野人”的食性是以素食为主，兼食一点小动物为辅。所有这些毛发、脚印和粪便，都是很可贵的研究资料和证据。

第四、从鄂西北神农架及其附近一带的生态环境来看，也是适合于“野人”生存的。首先，这里地处北纬32度、东经111度附近，属亚热带、暖温带气候，植物生长繁茂，有落叶阔叶林带、常绿阔叶林带，也有常绿阔叶落叶和针叶混交林带，是湖北“千里林海”的原始森林。在这一原始森林里，据初步调查，共有一千多个树种，各种可食的植物野果繁多，漫山遍野皆是，琳琅满目，贮量也十分丰富，一年四季都不缺乏。如核桃、板栗、橡子、松籽、猕猴桃、桑椹、八月炸、葡萄、马桑果、猫儿屎、海棠、湖北山楂和华中山楂等植物的野果以及一些嫩枝嫩叶和春笋等等，都是很好的食物。即使有时植物野果等食物不够吃，还可捕捉一些小动物为食，和走出森林偷吃农民种的洋芋、苞谷和嫩高粱秆等农作物进行补充。所以，这里的食物资源是完全可以维持“野人”的生活的。再加之这里山川交错，地形也较复杂，有群峰，有峡谷，有山洞，有崖屋，有溪流，有泉眼，山高幽远，人迹罕至，适于高等灵长类的生物活动和隐蔽栖息。建国以后，从六十年代开始，这里的原始森林虽已开发不少，但毕竟由于范围较大，各种高等生物或稀有生物仍有转移和回旋的余地。因此，在这处“千里林海”之中至今仍有“野人”活动，并不奇怪。

第五、关于我国有“野人”的活动，民间传说由来已久，古书上记载颇多，也并不是近几年、几十年的事，而是在几百年甚至远在几千年以前就有的。如《逸周书·王会解》中所记，说远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有人捉到“野人”献给了周成王，叫做“州靡彝彝”。再如神农架林区附近竹溪县的一处“野人洞”和一块“野人碑”的发现，正说明鄂西北地区早在几百年前的明清时代就有“野人”活动的传说。这处“野人洞”，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讲师刘民壮同志于1979年在鄂西北考察“野人”

时发现的。该洞的具体地点在竹溪县瓦沧公社屏峰岭下面，洞口有一块“野人碑”，是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冬季修造的。据当地老年人说，这个洞里过去闹“野人”，常把过路的人拖进洞里去，因此当地群众就捐钱修建了这块“野人碑”，以告乡人和过往客人知晓，引起注意。碑上所刻捐款人的名字，据刘民壮统计，就达144人之多，并非少数人所为。这可说明当时这里“野人”活动很频繁，影响也很大。不然，是不会有很多的人捐款建碑的。至于从我国古籍中的大量记载来看，那各地和各个时期发现“野人”的内容和故事就多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详述。但总的来说，各种古书上的记载，虽然名称有些不同，但实际所指大致一样。无论是“枭扬”、“狒狒”、“赣巨人”、“山都”、“山鬼”、“山猱”、“山魈”、“玃”和“山大人”，还是“山精”、“山浑”、“山丈”、“山姑”、“旱魃”，“人熊”和“毛人”等等都是。如湖北《房县志》卷十二杂记中，云：“房山在城南四十里，高险幽远，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修（长）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山啮（咬）人鸡犬，拒者必遭攫搏。以炮枪击之，铅子落地，不能伤”。这里所说的“毛人”，显然指现今群众所称的“野人”。当然，我们对古代文献资料应加科学分析，不能盲从或轻信，但是其中所记内容有许多相同之处甚至完全吻合，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六、再从高等灵长类化石和地质变迁历史来看，在鄂西北神农架林区及其附近一带，有“野人”生存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无论是从已发现的化石标本还是现生的稀有生物来看，都有不少与之有关的例证。从化石标本来说，在神农架南面不远的巴东、建始等县（也就是长江三峡一带），发现有更新世的猩猩、南方古猿和巨猿的化石，在北面不远的鄖县和鄖西县（即秦岭东段的南麓）更发现有猿人的化石。至于同时发现的其它共生动物化石当然更多，几乎每一处都有华南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大家知道，在这一动物群中有许多成员并没有因年代的推移和环境条件的某些改变而绝灭。像世界上的稀有动物大熊猫就是其中

有名的代表，它今天不是仍然还活着、还生存在与神农架相毗连的四川吗？据说神农架一带也有。还有世界上比较名贵的金丝猴，不也仍然生存在今天的神农架一带吗？我们今天所说的“野人”如前所述，不是有些特征与介于人猿之间的南方古猿和巨猿也很相近吗？既然大熊猫和金丝猴等动物能够经受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大地的变迁所改变了的环境和气候而顽强地生存下来，那么南方古猿和巨猿难道就没有残留一支后代一直生存到今天的可能性？事实说明不仅动物界或高等灵长类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就连某些植物也是如此。如今天仍然还生存在鄂西利川和川东万县的活化石——水杉，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这里或许有人会问，你列举了这么多事实，谈了这么多情况或理由，如从古代传说到近几年来自目击者的反映，从古书的记载到近几年来的科学考察等等，都说明确实会有现今群众所称的“野人”存在，但又为什么科学考察队经过一些考察至今还未发现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也应当是实事求是的。即到目前为止，虽已发现一些毛发、脚印和粪便，但毕竟还没有捉到一个活的个体或发现一具死的尸骨。不过，这也决不能因此就可作出“野人”并不存在的结论或判断。因为古今中外已有许多事例告诉我们，有些科学考察或重要发现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而是要付出相当艰苦的劳动和很大的代价的，其中也包含着比较长的时间在内。如印度尼西亚猩猩的发现，从1744年史密斯的记载一直到1835年欧文的研究论文的发表，前后经历了九十多年才正式肯定下来。又如非洲的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发现，前后更分别经历了二百二十多年和二百三十多年之久才正式肯定下来。而我们对“野人”的考察，包括从五十年代开始考察西藏的“雪人”算起，到现在也不过才二十几年，何况我们对神农架“野人”的考察时间，几次加起来才只有一年多一点哩！当然，我们现在的考察同过去不同，各方面的条件都较好，不会再象过去考察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那么困难，需要那样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在一个“千里林海”

之大的范围内考察一种奇异的生物，虽不能说是犹如大海捞针，也毕竟由于我们人力和经验都还有限，所以也不能不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实践的过程。再则，“野人”它不象一般的动物，那么容易进行考察。它不仅具备一般高等灵长类那种特别灵敏和善于在悬崖峭壁上进行活动的等等特点，而且由于它能两足直立，站得高，看得远，并有在森林中活动和观察动静的特殊本能。当考察者进山考察时，它可能早已看到并迅速逃跑或躲藏起来了，这也无疑给我们的考察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利。不过，尽管目前的考察工作仍然有些艰苦和还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但有我们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以及当地广大群众的积极协助，困难也是不难克服的。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湖北神农架“野人”的考察是大有希望的，一定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揭开这个千年之谜，验证这一特大奇闻。

据说，现在世界各地考察“野人”、“雪人”、“萨斯夸支”（大脚怪）或人猿怪物的国家不下十几个，有些国家还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加强和推进这一考察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甚至还有些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已向我国提出要求，要来我国鄂西北的神农架地区参加“野人”的考察和研究。这也说明我国的科学工作者现在加紧对神农架地区的“野人”进行考察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能尽快得到科学证实，首先在我国揭开这一世界之谜，那无疑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的。对世界上许多正在进行这方面科学考察和研究的国家无疑也会起作用，影响一定是很深远的。这从目前情况来说，这一展望也是不难实现的。因为尽管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都在进行这一考察工作，但根据各地考察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和条件来看，恐怕最有希望的考察地区，就要算是我国鄂西北的神农架一带了。所以目前在我国从领导到群众，从大人到小孩，都很关注神农架“野人”的考察与研究工作。1980年5月份，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接见“野人”考察队人员的消息，在《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上报道之后，更引起了广泛的注

意。特别是1980年12月份，方毅同志在北京亲自召集会议听取“野人”考察情况的汇报和对神农架森林保护问题与下一步“野人”考察问题所作的指示与讲话，这对“野人”考察队人员和今后的考察与研究工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鞭策。在讲话中方毅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英国年轻的女科学家简·古多尔在非洲坦桑尼亚的森林里坚持对黑猩猩的行为进行十多年的艰苦观察为事例，说世界上就是要有这样热心甚至不顾生命危险的人，不然，就没有哥伦布了等等，来勉励我国从事“野人”考察的科学工作者，使我们很受鼓舞。

总之，在我国鄂西北神农架原始森林一带所进行的“野人”考察工作，虽然时间不算长，但进展还是很快的，收获也是不小的，特别是通过一些考察实践，还培养和锻炼出了一批热心和有志攀登科学高峰的专业和业余的考察人员。相信这批考察人员只要有信心、有决心，能够勇于战胜各种困难，坚持考察，并能紧紧依靠各级党的领导和当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协助，今后的考察工作是会有更大的进展和收获的。如果以后能捉到一个活的“野人”个体，而又与群众或目击者所反映的“野人”特征和习性正相符合，那将不仅是我国和世界科学史上的惊人发现，成为轰动世界的大事，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而且对于从猿到人的类人起源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对进一步阐述和论证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伟大理论，更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科学价值。所以我们一切致力于科学考察和研究的同志们，特别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同志们，都应重视“野人”的考察和研究这一新的艰巨、复杂而又光荣的工作，并且能为这一新的工作多出力或献计献策，争取能将“野人”早日捕获，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 ① 李建、王善才：《“野人”调查报告》，1976年2月28日打印资料。
- ② 同上。
- ③ 王善才：《神农架“野人”之谜》，《羊城晚报》连载之一。
- ④ 刘民壮：《神农架野人之谜正在揭开》，1981年《自然杂志》第4卷第2期。